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唐書一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遠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遣領劒南節度引圓爲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劒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剌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士腴穀羨

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惟慢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爲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爲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圍懼委棄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爲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侵色紛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遥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

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貴鼎然不平安祿山
因間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
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
守遥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
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
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
平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醨
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
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
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賈廷芝奔
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
大臣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
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
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
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既而乞骸
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
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
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
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
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

堂帝優之聽入閤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
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卧家賊
輿致脅之嚙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
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
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
司改謚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
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
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
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爲
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

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
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
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
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七年配
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不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
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
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
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
衆共之奬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
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門啓中傷則

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赴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爲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猷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人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

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
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晃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
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晃政事拜
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
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
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栢爲李輔國所昵晃表
爲判官栢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
子儀言於代宗曰晃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往稷
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宜還
晃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晃
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
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
月卒有詔贈太尉晃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
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
數百金者常數十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
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
薄月二千繼晃顧視喜見顏閒世些言其嗜利云始
肅宗廟惟苗晉卿享晃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

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晃於草創中勁
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
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晃乃不與有詔
晃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
晦內明不干當世年既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
陵丞調大理丞邊蕭克濟督役音暴役者有醜言
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
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
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
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
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
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
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
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
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嘗有族子病
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
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
雖親近但記其削稾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

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傳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紓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

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郎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言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揔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鈎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

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懼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黄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之求官諲奏爲監四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曹陳希昂爲司馬

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許希昂
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
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
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
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之用左道事李輔
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之總納羣
蠻金賞以紫出楮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怵於
賞而財不足更令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
鼎疾其姦因泰之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
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之還京既召見反譖承

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之
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之終以贓
徒死承鼎追原其誣諲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
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取材
者數十人揔牙兵設威慮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
平既斥乃用書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
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
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諲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
部尚書諲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為荊州號令明賦
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

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
人生構房祠及發吏裏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諲知
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
以故吏補諡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以故事
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義美
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
戰而霸而諡曰文冀缺之恪寧命之忠隨會不忘
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
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
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

宣城之諡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
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
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
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則無異稱則易以
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釋曰明王珪曰懿陳叔
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長孫無忌曰昭皆
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諡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
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賛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
之鋭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晃明

彊嗜貪利不知大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遭慶賞疵中人之賢與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崔都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一百四十一

端毅學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柴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曰祖敬嗣嗜酒攜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揆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弟波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爲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爲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部

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兼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諸尚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爲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廄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劉澄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殺滿俎其前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詔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豪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崟善

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表知泰能元
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
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
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
馬都使又徙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
五堡光遠至遣官賂降之既而沈飲不親事愔等
陰約党項及奴刺突厥敗章倫於秦隴殺監軍使
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朔南會段子璋反
東川李奥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
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吏殺數千人帝詔監
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
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之集城
門鄧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
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
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
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
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
波斯賈胡死者五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

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膏
羸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嘗崇嗣代之政弛不
治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爲太原尹
封南陽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于隱衆大懼而
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
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
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
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
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賜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
屬命才一馬直乎景山護失比遣之少將黃抱節
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
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
京爲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
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閒累官至澧州刺史不
爲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户數萬詔
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
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
將臧玠判官達奚覿忿爭覿曰今幸無事玠曰欲
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覿瓘聞難惶懼走遇

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改衛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渠州刺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春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遷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撿有足稱者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彊子坡破之獲馬六百匹遷

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史思明遣子朝義及龔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留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朝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冒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垣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師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密九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之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蔣乃與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繇是奔滁南澄引兵將取汴志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

門賊將田懷珍納之北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
合浚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
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芃使偏將
雍希顒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又納清希顒大怒急
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顒焚陽武去澄遂
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
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
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
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閤不發
闕旬日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
之墨絰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
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
乃護喪歸悉案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
樞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
官者竇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
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懦無紀律爲下靳
狎詔未下軍中偏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埶生
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
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乃定全

義得赴也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溵德宗以文場素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禀監軍每議攻戰官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莫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既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溵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溵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官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即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宜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爲功邪之屯夏州中人即第宴賚然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秘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賓爲督將貞元後藩臣缺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獪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既得志漫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縣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文高霸粟直以售受支即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璀多出寶帶奇玩奪之從史資沓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與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下問霞寓能讀春秋及立法頗以感既宗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擢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會闢於芋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也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開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討吳元濟也折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遇賊兩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遁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漑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痽發首不能事以

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既高
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
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詔侮僚屬作慢語斥
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崔鄧魏衛李韓盧嚴高列傳第六十六